

铜草花开金口岭

□凌代琼

余，一个月交流一次读书会。金口岭铜矿团委油印的自编杂志《金矿青年》编委，早期都是“铜草文学读书小组”的成员。他们积极参加市总工会、团市委、《铜陵报》和《铜陵有色报》等单位举办的征文或演讲比赛，成员们创作的作品多次在各类诗歌朗诵会和文学大奖赛中获奖。

金口岭铜矿的“铜草文学读书小组”活跃期是在1985至1990年。这个时期，文学读书小组成员不仅是读书，文学创作热情更是高涨，都加入了铜陵市作家协会。他们坚持写自己熟悉的矿山、矿工与青铜文化，展现现代矿工的精神面貌。短短几年时间，成员创作的文学作品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大量发表在省、市报刊上，《铜陵有色报》副刊还为“铜草文学读书小组”成员作品策划专版。金口岭铜矿工会还专门为“铜草文学读书小组”配置了办公室。这种矿工的业余文学创作热情，引起了铜陵市总工会和有关部门的注意，市总工会领导专门到金口岭铜矿，听取铜草文学读书小组成员的专题发言，并将“铜草文学读书小组”活动经验在全市中推广。

为适应新的发展，铜草文学读书小

组将原一月一次的读书交流活动，缩短为每周一次，还分专题进行。或是自创的文学作品修改交流，或是新书介绍或交流会，每次活动都有文字记录。方雯霞写的皖江第一桥的报告文学，就是通过两次专题讨论修改后，发表在《铜陵日报》上，荣获征文一等奖。

由于常年对文学的热爱和对理想的坚持，“铜草文学读书小组”成员个人成绩也是收获颇丰，相继被提拔到相关的文字岗位上。吕达余成为铜陵市诗词协会副秘书长；毛平华在北京成功举办了的山水摄影展，成为中国有色系统的山水摄影家；章庆先后出版了《轻松幽默侃唐朝》《神侃唐朝三百年》《南朝大争霸》等系列历史图书；多次位居全国各大图书销售榜前列；我也因坚持文学创作，成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出版个人散文集《有一种等待叫希望》，作品曾荣获《中国作家》“绵山杯”第四届金秋之旅笔会奖、中国散文学会精英奖和《人民文学》观音山杯优秀奖等。

读书提高自身素质，知识改变命运。在“铜草文学读书小组”的影响下，在青年矿工中形成一起积极向上的读书氛围，一些矿工们还自发地组织起来，读好书、读好书，金口岭铜矿的一些青年还成立了“读书播音小组”，用自己的声音，传递正能量。由于“铜草文学读书小组”正能量读书与文学创作成绩突出，被评为有色系统、全市和全省读书先进小组。



这幅老照片拍摄于1988年，地点在铜陵有色金口岭铜矿宣传部的阅览室。照片是原《铜陵有色报》记者张明亮拍摄的。

上世纪80年代，在“振兴中华”读书口号活动的影响下，有着共同读书与文学爱好的原铜陵有色金口岭铜矿青工们自发地组织起来，成立了“铜草文学读书小组”。之所以取名“铜草”，寓

意铜草植物不比姿色，只为活出昂然的自己。这幅老照片中的王年华、沈平、吕达余、丁学同、方雯霞、毛平华和我都是“铜草文学读书小组”成员。

“铜草文学读书小组”成员都是铜陵有色矿工的后代，虽属草根，但并没有自卑形秽。当时，我和吕达余、丁学同、王年华、方雯霞、毛平华、章庆等成员都是一线工人。大家协商，工作之



张向东 作

建牙大通吴禄贞

□朱斌峰

“荆山楚水，磅礴精英。代有伟人，振我汉声。航航吴公，盖世之杰。雄图不展，捐躯殉国。昔在东海，谈笑相逢。倡义江淮，建牙大通……”这是孙中山先生追悼辛亥革命先驱吴禄贞的祭文，文中“倡义江淮 建牙大通”指的是1900年年仅20岁的吴禄贞奔赴铜陵大通，指挥自立军前军举义之事。

这场举义的首倡者叫唐才常，当年他积极从事维新活动，与谭嗣同一起并称为“浏阳二杰”。他曾应挚友谭嗣同之邀欲往北京帮办新政事宜，谁知才到武汉就传来了谭嗣同血染菜市口的消息。他悲愤不已，由上海辗转香港、南洋到达日本东京，一方面仍继续追随坚持改良道路的康有为，另一方面又和孙中山等兴中会人士频繁接触。1899年深秋时节，他离开日本启程回国，广泛联络会党，于汉口组建了前、后、左、右、中五路自立军，预定农历七月十五日（公历8月9日）于汉口、汉阳、安庆、大通、赣、湘同时发难，以匡救国难。

自立五军之中，统领前军的是吴禄贞和秦力山。吴禄贞（1880年—1911年），字绶卿，湖北省云梦县人。当年，外侮日甚，年仅15岁的他毅然进入武昌工兵营，后投报军械学堂，因尚未足18岁，学堂拒不收录。他慷慨陈词，当即陈书并赋诗一首：“开卷喜读战国策，濡笔爱草从军赋。安得一战定三韩，投笔从戎争先赴”。学堂总教习阅后拍案叫绝，急将此文转呈总督张之洞。张督阅后大加赞赏，破例准其入学，后推荐其入日本士官学校学习陆军骑兵科深造。作为我国留日第一期士官生，吴禄贞虽身躯并不魁梧，但自幼习吴门神棍之术，操练时攀缘鱼跃，各科成绩优异，与张绍曾、蓝天蔚被称为“士官三杰”。在日本游学期间，吴禄贞深得孙中山，倾倒备至，常常面聆受教，并加入兴中会。此次，他正是受孙中山先生所派，回国参加自立军起义的。

庚子年（1900年）农历七月上旬的深夜，一支头裹黄绫的队伍，三百多人正昼伏夜行，奔向长江南岸一个叫大通的境界。领头的吴禄贞信心满满，只是不明白自立军是拥护康梁的保皇，还是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秦力山则心里有些懵然：两年前，戊戌新政时，秦力山曾追随比他大十岁的老师唐才常共赴变法，戊戌政变后流亡日本任《清议报》主笔。作为学生，他敬重老师唐才常，但对老师颇有微词。唐才常一面接受康梁指导，一面又遥戴孙中山为“极峰”，在保皇和革命左右逢源，甚至还曾游说湖广总督张之洞，劝张氏脱离朝廷，在长江流域拥兵自立。唐才常没有与清廷决裂的勇气，在张园国会上打出“忠君保皇”的旗号时，章太炎就曾“愤然剪除辫发，以示决绝”。可当前举事在即，怎能想那么多？

江流天地外，潮涨月共生。大通四通八达，商贩络绎，帆樯林立。此地大通水师营的游勇、贩私盐的盐枭，太平天国的流徒、讨生活的异乡人在潜伏着鼓噪着，宛若一群蠢伏的蜂蚁。两江总督刘坤一对此早有察觉，曾向朝廷奏称：“沿江之九江、安庆、芜湖、大通、金陵、镇江、仪征、瓜扬一带，五方杂处，往往藏垢纳污……有哥老会匪、安清道徒、踪迹诡秘，支党蔓延”。而此时正值多事之秋，朝廷难有精力顾及此事。大通哥老会首领符焕章，秦老耀已派出哥老会兄弟，上九华下弋江四外散发富有票，大通一带农人、码头汉子多有领票人会者，裕溪、青阳等地会党也开始秘密向大通靠拢，一

句“富有天下归宗”的暗语已经传开。吴禄贞和秦力山领着黄绫队伍抵达长江北岸时，派出的人在汉口不是被抓，就是给堵了回来。长江沿线封锁了，汉口总部的人也不过来。他们不知汉口总部是不是有变，他们出发前便知，此次起义械饷不足，自立军正在等着康有为的海外汇款就来下锅，如若那笔汇款不能如期汇到，那汉口等地起义就难了。如若其它四路自立军不能同时举义，大通前军起事就会孤掌难鸣。当然也有好事，皖抚抚署卫队管带、哥老会会员孙道毅派人送来二百支快枪、五千发子弹，还有五百把大刀。约定举事之日渐近，一个个消息传来：大通厘金局许鼎霖、铜陵县魏县令向皖抚告警，说大通附近横埋头、丁家洲等地会党活动频繁，皖抚王之春已派清军安定后营李桂馨部坐江轮前来桐城、大通等地弹压；大通水师营哥老会兄弟来告，大通营不日将调往江阴；七名自立军兄弟在桐城境内被地方团练逮去，即日押往大通会审，只要七人中有一人招供，起义计划就会泄露……吴禄贞和秦力山商量，决定按约举事。

庚子年农历七月十四日上午，吴禄贞、秦力山率自立前军数百人，举行宰牲祭旗后，打响了进攻大通的第一枪。江声中，一支黄绫的船队向对岸大通扑去。清军水师大通营参将张华照闻知消息后，便率炮艇迎上。张华照看见高挂黄绫的船队愈来愈近，便下令开炮，可水师炮船四艘突然反戈，掉转炮口，轰向和悦洲上盐务督销局，厘金局。张华照闻变，吓得投江自杀。随即，自立军又俘获炮船八艘，登岸后连续攻下盐务、厘金、药械三局和一些库房及衙门，继之占领了大通。当秦力山、吴禄贞、符焕章执手相握时，一张自立军文告张贴向三街十三巷。

义军占领大通后，一时青阳、芜湖、南陵吃紧。皖抚王之春大惊，急电两江总督刘坤一、长江水师提督黄少春，调兵共同会剿。不日，武汉楚军先至，两江水师龙骧、虎威、策电三艘兵轮向大通方向驶来，清军衡字军部乘开济兵轮奔赴芜湖驻防，长江水师江阴三个营分乘三十只湖标舢板向大通而来。大通自立前军四面受敌，且战且退，退出大通，向南陵退却，边等待援军，前后共相持七昼夜。而就在自立前军败退时，唐才常从日本《汉报》田野橘次郎处得知，自立军前军已在大通发动起义，正被清军水陆夹击，向大山遁去。他这才意识到事情不妙：原定于五路义军分头同时举事的计划，因康有为应允募集30万经费未到，粮饷不足，一再延期了。可是前军未得到通知，竟如约在大通发难了，现在也是独木难支了。

大通的江声渐渐远了，秦力山从南陵乔装潜至南京，集会自立军余部，欲谋炸清军马鞍山器械局，但终因无隙下手，愤然转道日本。符焕章则被清兵押解至皖省省府安庆，被腰斩而死。吴禄贞从大通虎口脱险，逃亡上海，在上海又发现军械学堂同学巡警杨开甲跟踪追踪，所宿旅馆被围，乃重返日本，后毕业归国，先后任武昌武普通中学堂会办、延吉边务督办、新军第六镇统制之职，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山西爆发革命，清廷调吴禄贞率第六镇前往镇压。吴禄贞却在娘子关与山西革命军都督阎锡山会谈，组建“燕晋联军”共讨北京，准料却被袁世凯收买的部下枪杀，时年仅仅31岁。民国成立后，孙中山特颁第一号抚恤令，谥吴禄贞为大将军。

大通自立军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却使革命派觉醒、改良派分化，对此后革命有着特殊的影响，为辛亥武昌首义发出了先声。



乡野暮色

李海波 撰

铜官山下 (组诗)

□周宗雄

面孔

一群矿工从你的脚下走过
面孔熟悉又陌生

是西周的那群
是汉唐的那群
还是李太白、梅尧臣笔下的那群？
像虫豸
在狭窄的巷道里爬行
参差不齐的号子声
还在历史的胸膛里
相依为命

追赶黎明
又手牵黄昏
每一条路
都指向矿井
所有的头颅
都拥挤着
彩色的梦幻
尽管黄昏的诗句有些沉重

多少人会理解
矿工的疲如奔命
谁能解读
矿工的沉重与艰辛

抬头看看迷人的蓝天
又看看脚下的土地
什么时候才能攥紧
命运的缰绳？

老矿工

大雪飞舞
许多思想都迷了路
白茫茫的世界
一不小心
跌进混沌的深渊

井塔的不屈不挠

论证了生命不是虚无
血和泪都已流尽
远行的父亲
留下的是冷静和克制
以及夜晚遥远的低吟

一切都远去了
老人用浑浊的目光抚摸着
飞速转动的天轮
然后弯腰系紧鞋带
此刻，他有些怨恨
曾经抛弃他的矿井

风，在井口徘徊又徘徊
像一个莽撞的少年
突然间找到了
母亲的胸怀
风雪 光秃秃的树
以及班长爽朗的笑声
仿佛一页打磨的情书
在天地间袒露心迹

病榻上的师傅
拉着我的手郑重地说
如果今后有人想起我
就请他看看铜官山吧
我的灵魂
端坐在高高的山顶

逝去

落叶的细啜哀鸣着
被一阵紧似一阵的北风捎走
一同捎走的
还有许多平庸的故事

山坡上
杂沓的脚印叠加着
哪一个属于我呢
五十年前的跋涉
望不到路的尽头
惟有深藏不露的季节之鸟

还在深一声浅一声地
鸣叫着
岁月的逸远

父亲的墓地就在我的身旁
厚厚的黄土覆盖着
苦难的昨天
远方，晚霞的视野豁然开朗
江流的脚步
在逻辑的大道上
从容不迫

绿意葱茏的街衢
急驶着黑色的甲壳虫
黄昏怀中的寂静
从不干预
人间的繁华和疼痛

淬火

一首七言绝句
在岁月的炉膛里反复熔炼
然后浇筑出
史册里的
寒光铮铮

自动化的炉台前
炽热的炉火
自信的目光
锻打着工厂的脊梁
以及明天的雏形

而我则思考着如何淬火
如何将李白的叹息和
时光的骨头
锻打成一辆宝剑
然后，狠狠地插进
夜的
魑魅魍魉的
胸口

滴水崖

发牢骚，顾名思义，是漫无边际地发泄郁闷不满的情绪。万丈红尘，发牢骚是人之常情，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牢骚。发牢骚的对象，发牢骚的频率，与时势有关，与处境有关，与个性有关。

发牢骚有风险，吐苦水须谨慎。发牢骚尽管正常，但千万不能发错对象，如果彼方是个爱饶舌的人，所造成的后果也许难以想象了。不合时境、不合心境的牢骚是万万发不得的，聚会场所发牢骚也是不理性、不明智的，所谓人多嘴杂，保不准就有人对你的牢骚添油加醋，让你一不小心就陷入了困扰和僵局之中。

因为一时不快，即时发发牢骚，牢骚发完就完了，没有任何诋毁和故意，这样的牢骚自然是无伤大局。就连鲁迅这样的文字能人，在编著《华盖集续编》时，因为太过忙碌，也曾发过一些牢骚，但他从来没有因之懈怠过。他在写给许广平的书信中说：“我其实毫不懈怠，一面发牢骚，一面编好《华盖集续编》。”

繁复的生活中，发发牢骚，却不懈怠的人有很多。有个入职不久的年轻人，常常被上司要求去做一些看似很卑微、很单调或者非常困难的事情，他因此闷闷不乐，私下里和交好的同事聊天时就会发些牢骚。但他在要做的事情时，依然会全力以赴。虽然上司偶尔露出轻视他、不屑他的神情，他依然不放弃、不抱怨、不懈怠。为工作加班加点，甚至通宵达旦。正因为如此，一段时间后，上司完全改变了对他固有的看法。

一个人，一旦懈怠下去了，不仅可能丧失本当美好的前程，还有可能丧失生命。人们熟悉的小说家欧·亨利在他的小说《最后一片叶子》里讲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病房里，一个生命垂危的病人从房间里看见窗外的一棵树，树叶在秋风中一片片地掉落下来。病人望着眼前的萧萧落叶，身体状态也随之每况愈下，一天不如一天。她对自己说：“当树叶全部掉光时，我也就要死了。”一位画家得知后，有心用彩笔画了一片叶脉青翠的树叶挂在树枝上。最后一片叶子始终没掉下来。只因为出现了这片执着坚持，让人对生命不再懈怠的绿叶，病人竟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是的，人生可以失去很多，可以没有很多东西，但绝不可以活得丧气，活得懈怠。人，一旦有了懈怠之心，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路倒下去，最后的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了。

所以说，在当今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牢骚可以偶尔发发，懈怠却不可一有再有。发牢骚，说明一个人还有心气，还有想法，还有奋发向上的愿望。但千万不可一味地懈怠下去，因为懈怠的时间一长，就有可能在滑坡的情态中一去不返，最终完全全丢失自己，再也找不回那个本真的自己了。

懈怠不可一而再

□程应峰



铜官山